

★ 活力军营

春天里,又有一批新战友满怀热情与自信投入到岗位。为帮助新战友尽快适应新环境,融入新战位,不少单位精心组织了新兵“下连第一课”。连队的辉煌战史、岗位的使命责任、前辈的奋斗经历等成为“下连第一课”的重要内容。通过这特殊的一课,新战友们进一步增强了责任感、归属感、荣誉感和战位意识,也让理想信念的火种播撒于心田。

——编者

下连第一课

对话一等功臣

■史建民 常曦蒙

初春的北疆,依然积雪环绕。新疆军区某团“猛虎三连”荣誉室内激情涌动,三名一等功臣正在为新兵们开讲“下连第一课”。

“荣誉是咱们连的魂和根。”站在“攻如猛虎”战旗前,一等功臣、连长刘威动情地讲述着连队的辉煌战史,“我们连是由刘志丹、谢子长、习仲勋等革命先辈创建于1934年的红军连队。兰州战役中,三连官兵血战沈家岭,用‘攻如猛虎,战无不胜’的铁拳打开了‘兰州锁钥’,战后被第一野战军授予‘攻如猛虎英雄连’荣誉称号。”

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1次、二等功4次、三等功15次……对于连队厚重的荣誉,大学生新兵廖清成既充满自豪又倍感“压力”。去年9月,已考上重庆第二师范学院研究生的他携笔从戎。新训期间,因军事训练底子薄,“单杠上不去、双杠下不来”一度成了他的尴尬写照。他担心自己分到三连这样的标兵连队会难堪重任。

“像我这样年龄偏大、基础偏弱的新兵能为连队建功吗?”互动环节,廖清成第一个提问。

“没有天生的‘猛虎兵’,强者都是磨练出来的。连队一等功臣朱立琪跨专业参加防化兵专业比武时已经25岁,在零基础的情况下,他每天穿着密不透气的防毒服在地表温度达50℃的训练场磨练技能……”刘连长用功臣标兵的成长故事,打消廖清成的顾虑。

与廖清成不同,坐在第一排的新兵张猛是同批新兵里的佼佼者。新兵结业考核中,他以优异成绩打破了新兵连3公里纪录。来到“猛虎三连”,张

猛更加坚定了“争第一、当标兵”的信心。这堂课上,他终于有机会聆听自己的偶像——一等功臣、排长薛凡宇分享“成功秘笈”。

薛排长围绕“奋斗”主题与新兵们分享了成长经历。“入伍之初,我的军事素质就比较好,但距离顶尖的训练标兵还有差距。”他告诉大家,“从当兵到提干的7年时间里,我每周都要加练两次万米跑、一次核心力量训练。如果不是持之以恒的艰苦奋斗,就不会登上国际比赛的最高领奖台。”

2017年,薛凡宇代表中国陆军参加国际军事比赛。为提高穿戴防毒面具条件下的射击精度,他每天射击练习都不少于1.5小时,卧倒起立不低于150次,空枪击发不少于200次,每次训练结束后,“整个人感觉像脱水一样”。

培育新时代的“猛虎兵”离不开红色血脉的传承。在筹备“下连第一课”时,指导员明生永想到了老连长——全军万米长跑冠军、一等功臣孟龙。

“下面请我们的老连长孟龙,为大家在线授课!”课堂气氛瞬间被推向高潮。“我是1992年入伍,1994年入党,1996年荣立一等功,万米跑的最好成绩是30分27秒。”孟连长说,那时,他和战友们总是天不亮就悄悄出去训练,跑完5公里或8公里再跟着连队正常出操。中午特别累,但大家都不舍得休息,吃完饭又带着木柄手榴弹去练投弹……

“下连第一课”结束前,新兵们在连旗上郑重写下名字。一颗颗“猛虎连队猛虎兵,铁血铁拳战必赢”的红色种子正在新战友的心中生根。

漂洋过海织“天网”

■赵 健 张修山

结束新训,终于要下连了。别看我们身穿“天空蓝”,但送我们去报到的交通工具既不是飞机,也不是汽车,而是轮船。

海况变化莫测,大雾弥漫。好不容易赶上风和日丽的天气,正当我们为起航后湛蓝的海面、泛白的浪花、盘旋的海鸥心驰神往时,指导员的一句话却像冰冷的海浪般将我们“拍”回现实,“每个人都先吃点晕船药,你们的‘下连第一课’就是要经历漫长的航行。”

船随着海浪颠簸,初次出海的我们很快就感到不适,尽管吃了晕船药,但胃里一直在“翻江倒海”。

看到大家有点萎靡不振,指导员把我们招呼到甲板上。“万事开头难,晕船是你们迎接的第一个挑战。我们海岛兵要想上岛必须先征服这片海。”随后,他给我们讲起了老班长们的守岛故事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官兵住的是海草房,喝的是苦咸水。海岛上需要开凿坑道,可那时交通不便利,没有大型机械,岛上的官兵、居民齐上阵,一锹一铲挖出了工事。施工所需的水泥、钢筋、沙石全是从岛外运到码头,官兵再挑起扁担一筐一筐搬运到工地。

“施工就是打仗”“苦干不苦熬,奉献有作为”……是前辈们当时喊出的口号。在官兵不舍昼夜的奋战下,雷达阵地提前完工,官兵内心深处的“精神高地”也巍然屹立。

航船不断前行,手机信号一点点消失,大海与天空仿佛融为一体。一望无际的海面上,只有小小航船划出一道白线。

指导员接着说:“孤独是你们要迎接的第二个挑战。要想在岛上扎下根,必须学会以苦为乐。”

岛上的官兵天天与大海为伴。以前通信手段不发达,大家过着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。听指导员介绍,连队兵龄最长的老班长是一级军士长彭好奎。从入伍至今,他像钢钉一样“钉”在岛上26年,从未动摇。

岛上还有许多多扎根十几年的老兵,他们把海岛生活谱写成一首动人的歌。几十年过去,一代代海岛兵以岛为家、默默耕耘。如今,崭新的现代化营房拔地而起,官兵战备训练、生活保障、文化娱乐等设施一应俱全,连队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经过几个小时的航行,我们终于远远眺望到老兵们驻守的海岛。寂静的海天间,穹顶般的雷达防风罩张开在小岛之巅。

自新中国成立之初,官兵就一代接一代扎根在这艰苦、闭塞、寂寞的海岛,用赤诚忠心编织着守卫祖国海空的“天网”。

从摇晃的甲板踏上坚实的土地,还没等我们缓过神来,远处连队的战斗警报声突然响起。“快,跟我来!”指导员一声令下,我们立刻跟随他飞奔向山顶阵地。

看着老兵们在各自的战位上,娴熟操作装备、沉着应对空情,我明白,这是“下连第一课”最重要的一项内容。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海岛兵,就必须苦练本领、不辱使命。属于我们海岛兵的“战斗”在登岛那一刻已经打响。

阅图

“成人礼”

■摄影/文 吴佳洪

“授予你95-1型自动步枪一支,请接枪!”近日,武警江苏总队驻迁支队某中队为新兵举行了一场特殊的“成人礼”。新战友们从获得“极限训练勇士”奖章的特战队员手中接过钢枪。他们希望通过荣誉激励、榜样引领的作用,进一步激发新战友争当标兵、建功军营的热情。

山沟绽放青春之花

■苏海洋 陶佳鹏

“龙泉哨所第一任哨长安玉春,哨所建成后第一个报名上哨所,儿子安辉来到部队后,又主动申请到父亲曾经执勤的哨所,接过父亲手中的钢枪,在这平凡的岗位上继续奉献。”新兵下连第一天,新兵们来到浮雕墙前,教导员李忠惠一边介绍仓库的厚重历史,一边鼓励大家要向老一辈那样,在这山沟里谱写新的奉献之歌。

“百余次获得原军区、联勤部、分部表彰,百余人次荣立二等功……”看着墙上排列整齐的八块库史浮雕,新兵们露出崇敬的眼神。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山沟里,很多地方都承载着荣誉,还有感人至深的人和事。比如库区那道屹立在群山之巅的“新长城”。

14年前,为了加强防御能力,仓库决定在库区山脊上修建一道实体围墙。因为山高坡陡,材料全靠手搬肩扛,建设任务十分艰巨。10余公里,

360余万块红砖,900余吨水泥,4530余立方沙石……参加过建设任务的警卫勤务连勤务分队队长张志旺告诉新兵,这些数字是他们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,围墙上的每一块砖都凝结着战友们流的汗水,有的战友直到退伍前一天还在工地上。

该仓库领导介绍说,他们筹划的新兵下连第一课包括多个环节。除了让新兵真切了解单位荣誉历史和战斗精神,他们还将组织新兵向军旗宣誓、学习微党课等活动,引导大家从辉煌党史、军史和库史中汲取力量,进一步坚定扎根山沟、奉献军营的理想信念。

在最近组织的“向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致敬”活动中,新兵卢圣敏听完边英雄“以身许国,寸土不让”的事迹后说:“作为守库兵,我们虽然在后方,但同样有一颗赤胆忠心,面对任何来犯之敌,照样会勇敢冲上去。”

艺 境

在我国的报告文学作品中,军事题材在新中国成立前占绝对优势,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占很大比重。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中,军旅出身的不乏其人,如刘白羽、穆青、魏巍等。

报告文学与其他文学门类不同,不但不可以虚构,而且不能脱离当代的社会实践而纯粹表现自我。比如:诗歌可以有鸳鸯蝴蝶派,有朦胧诗,可以脱离时空,尽情发挥作者的想象,报告文学就不可以。具体到军旅报告文学的审美特点,我想结合我的创作实践,说点一孔之见。

军旅报告文学之美,美在它直面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现实问题

报告文学是时代的产物,反映的是时代风云。它是以现实矛盾、现实人物为写作对象,回答读者所关心的现实问题。报告文学之美,首先美在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,能直面现实问题上。军旅报告文学的题材是多样性的,但主要写作对象应该是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热点问题。这并非“题材决定论”,而是“体裁决定论”和“时代决定论”。反映时代、干预生活是报告文学这一体裁的本质要求。每个时代的每个发展阶段,都有群众所关心的热点问题。如果不去写群众关心的问题,写出来也不会有人关心。

我写的第一篇报告文学是与钱钢合作的《蓝军司令》。第一次写,自然谈不上有什么经验,但既然受到多方关注,就必有原因。我想,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搅动了以往演习中一厢情愿的一团死水,“制造”了一个热点问题。严格地说,上述效果首先是由“蓝军司令”的新闻报道引发的,报告文学把新闻的影响进一步放大了,把新闻人物变成了文学形象。这说明,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和记者一样有高度的新闻敏感。事实上,我国许多老一代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都是记者出身,范长江、刘白羽、穆青、魏巍等无一例外。在战争年代,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是不分家的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二者分家了,乃至有“浅薄的记者,深沉的作家”之说。其实,深浅与职业无关,报告文学作家如果没有记者的新闻敏感是断然写不出名作来的。

在《蓝军司令》之后,我写了不少报告文学作品,几乎每一篇都是先写新闻报道,然后写报告文学。凡是有点影响的作品,写的都是现实中的热点问题。如写干部制度改革《奔涌的潮头》(与钱钢合作)、写装备与人才建设的《好梦将圆时》等。

军旅报告文学之美,美在其人物是军中典型的“这一个”

报告文学是用文学的形式来写报告,自然就遵从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。其中,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人物的个性化、典型化,即黑格尔所说又被恩格斯强调的“这一个”。金圣叹在评《水浒传》对杨志和鲁智深两个人物典型性格的刻画时说:“定是两个人,定不是一个人。”杨志和鲁智深都是有几分粗鲁的英雄人物,只有在高手的笔下,才不至于写成一个模样。一般来说,军旅报告文学中的人物应该是阳刚的,但弄得不好,就可能“千人一面”了。一篇好的军旅报告文学作品,即使是以写事件为主,也必须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来支撑。因为事是人做的,没有人就没有事。稍有文学修养的人,一般不会犯见事不见人的低级错误,但因为写不出典型的“这一个”,致使人物“千人一面”的毛病比较普遍。要避免“千人一面”,唯有深入采访和提高文学写作能力。

报告文学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不能像小说那样虚构,全靠采访来挖掘个性化的材料,包括个性化的动作、思维和语言。新闻写作课强调“七分采访,三分写作”,对报告文学来说,七分采访还不够,要八分、九分。细节体现个性,而细节是再聪明的作者也编不出来的,而采访对象往往不愿谈及细节,这就更需要作者耐心地仔细挖掘。蓝军司令王聚生在一次回老家探亲时,曾被人武部门聘请当教练。他认为这件事“没啥意思”,不想谈,我就问:“人家怎么想起请你当教练?”是因为认识你吗?”他一笑,说:“那是因为我闯了祸才找我的。”于是他给我讲了两个“闯祸”的故事。第一,当地一段黄河从未有人涸涸,他不顾劝阻,跳下去游了个来回。第二,有一天,他戴着草帽,穿着背心、裤衩与几个哥们闲逛,见一个战士带着民兵在练刺杀。他看动作要领不对,便上前纠正。谁知人家不买账,要与他比试。他对那个战士说:“我先让你三枪,你要三枪刺不到我,我才还击。”结果,按此规则战了三个回合,他三次对手仰面朝天……这两件事生动地表现了他独特的性格,正是写报告文学所需要的。再如,他长期在野外训练非常艰苦,怎么个苦法?没有细节就不生

军旅报告文学的审美特点

■江永红

动。最后他不好意思地讲出了一个细节:演习结束回到家里,妻子为他洗换下来的衣服,发现裤腰上有很多虱子,刚开始用火烤,怕把衣服烤焦,又改为用开水烫……虱子这个细节让“艰苦”两个字可触可感了。

语言的个性化是人物性格个性化的重要表现。只要留意,就会发现每个人的语言其实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,采访时不仅要挖掘个性化细节,还要记录个性化语言。须知,文学的全称是语言文学。语言不过关,没特色,就入不了文学的堂奥。

军旅报告文学之美,美在它表达的思想能引起共鸣

小说中最好不要有一句评论,纯粹讲故事,报告文学很难做到这一点,而且很多时候要靠评论来提高它的思想性和导向性。这是报告文学与小说又一个不一样的地方。报告文学与新闻一样,不论西方如何标榜其独立性,它的党性和功利性其实是明摆着的。写一篇报告文学作品,是想表达什么思想?达到什么目的?这是作者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。比如,我写《奔涌的潮头》是要促进干部制度改革;写《好梦将圆时》是为了消除那种“军队建设的主要问题是装备落后于人才”的误解,唤醒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们……报告文学之美,美在它表达的思想能引起共鸣。做不到这一点,即使获了奖也谈不上成功。

但是,报告文学不能像写评论和论文那样来表达思想,而应该是情理交融的。《蓝军司令》发表后,我和钱钢应复旦大学《中文自修》杂志之邀,写了题为《气昌则辞达》的创作体会。其中说:“我们所以要写《蓝军司令》,是因为久憋在心中的那股气不吐不快,或者说是一种爱憎的情感非要宣泄不可。”作者的情感宣泄应该是理性的,议论是应该带情感的,理性与情感应该有机地统一起来。这对作者的理论功底是一个考验。如果是写诗,产生创作冲动后就应立即动笔,而报告文学则不可以,还要对素材好好地消化,进行理性的思考。写这件事或这个人物究竟有什么意义(即为什么要写)?能表达我想表达的思想吗?思考过程中最好要看看相关的理论、历史书籍,来一点理论升华。比如在写《中国蓝军》之前,尽管我对有关情况比较了解,但仍然要认真用理论武装自己,认真读了数十篇相关论文,包括军科翻译的美军论文,最后把蓝军的作用归纳成两句话:“蓝军的地位和强弱其实是一支军队训练是否贴近实战的标志,是一支军队训练水平高低的标志。”

报告文学中的议论可以由作者直抒胸臆,但最好是“借”文中人物的嘴巴讲出来。如《奔涌的潮头》中对旧的干部制度弊端的批判,就是由军区干部部副部长讲出来的。



走上“废墟”那一刻

■刘 凡 王 爽

“走上‘废墟’的那一刻,我更加体会到拯救生命是多么伟大,我为能成为一名救援队员倍感自豪……”新兵程相昊激动地说。

在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,一场救援综合演练正在进行,“废墟”训练场上满是忙碌作业的红色身影。训练场一角,刚下连的新兵们整装待发,一身崭新的救援服在晴空之下格外夺目。

“我们是中国国际救援队,正在进行救援,请各位不要放弃希望。”一架无人机循环播放着广播从低空掠过。凌空而下的悬垂索,溅起火花的无齿锯,精巧灵敏的探测仪,把救援现场变成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。对多数新兵而言,这样的场景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。不少新兵踮起脚尖,生怕错过每个细节,看着救援队员们专注的神态、熟练的操作,崇拜之情溢于言表。

演练结束,指导员陈鹏庄重地说:“同志们,欢迎加入中国国际救援队,你们刚才看到的,就是模拟地震环境下开展的救援演练。现在请跟我一起走上‘废墟’。”

第一次走上“废墟”,不少人感到激动

和新鲜,可刚一挪步,大家就傻了眼:四周全是残垣断壁,没有一个安全的落脚之处。身材高大的新兵李思杰说:“我真怕把它踩垮了。”指导员陈鹏走在最前头,提示大家:“轻踏慢踩,跟着我的落脚点。”大家屏住呼吸,一步、两步……战友们互相帮助,爬上倾斜的楼梯,穿过狭小的通道,终于站在倒塌的斜楼顶上。走下“废墟”时,很多人的脸上已挂满了细密的汗珠。

随后,新兵们走进了救援队荣誉室。映入眼帘的是救援队南征北战的英雄足迹和满墙的锦旗、奖章。“脱下救援服,我们是身披迷彩、手握钢枪的人民卫士。穿上救援服,我们又是无畏逆行的救援勇士!”指导员讲道。

看着眼前的一项项荣誉,想起演练场上不知疲倦、身手矫捷的老队员们,新兵们理解了这一面面锦旗、一块块奖章的背后,凝结的是每一位救援队员的汗水、勇气和担当。新兵李思杰说:“下一次走上废墟,将是一个更加勇敢的我!我一定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救援队员!”